

目

次 (第十集)

第三十七回

兵火浮家豪傑恨
金風送爽義師來

三

第三十八回

何用參禪堅定力
但憑慧劍斬心魔

三五

第三十九回

伏虎驅狼寒敵膽
衝鋒陷陣顯神威

五九

第四十回

凱歌歡奏妖氛淨
窮寇潛逃禍患多

八五



楚平王道原：「小冤子，我來啦！」



第卅七回

兵火浮家豪傑恨 金風送爽義師來

宇文虹霓怒道：「好，來吧！」接過一文敵人射來的冷箭，雙指一彈，反射回去，一箭穿喉，登時把那個大叫大嚷的回紇軍官射死。

辛芷姑衝入敵陣，這時正有一百多名回紇步兵要來包圍宇文虹霓。辛芷姑運劍如風，沒有時間多殺敵人，劍鋒所到之處，只是刺對方的要害穴道。不過片刻，中劍倒地的人已有數十。辛芷姑的劍法狠辣無比，給她刺着了關節穴道的敵人，無不痛得滾地狂嗥！墮下的那幾十名回紇士兵嚇得魄散魂飛，一閃而散。

忽聽得有人縱聲笑道：「原來是你這賊婆娘給師陀的女王保駕，你那當家的老猴兒呢？好呀，這次你們都不用逃了！」這人正是泰洛。

辛芷姑怒道：「你是我手下敗將，我還怕你不成？」挺劍上前，便要迎戰泰洛。泰洛哈哈一笑，忽地說道：「巴老大，這賊婆娘的丈夫是空空兒，你敢不敢惹她？」泰洛旁邊閃出一個臉如鍋底的漢子，「哼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要不是爲了空空兒在師陀國，

我還會來呢。好，我就先拿他的渾家消遣消遣！」辛芷姑大怒，厲聲斥道：「什麼東西，胆敢無禮！要殺你何用我的丈夫？看劍！」

辛芷姑恨他狂妄，這一劍便想取他性命。黑漢子左手拿一把鋸齒刀，右手拿一把長劍。辛芷姑號稱「無情劍」劍法的奇詭天下無雙，一招「山抹微雲」使出，劍鋒微顫，方向不定，變幻莫測。只待敵人出手招架之時，她便可以覓隙進攻，乘虛而入。

那知這個黑漢子竟是個武學的大行家，守着「敵不動，己不動；敵一動，己先動」的武學要訣，辛芷姑的劍鋒未曾指到，他的鋸齒刀只是橫在胸前。右手的長劍則劍鋒一，護着下三路。

辛芷姑心道：「你想後發制人，好，我且叫你知道我的厲害！」劍鋒一顫，使了一個虛招，虛虛實實，突然一劍就刺過去。這一劍上刺小腹的「中平穴」，下刺他膝蓋的「環跳穴」，劍鋒橫抹，又有斬腰截肋之功，一招四式，凌厲狠辣，兼而有之。

那漢子不禁喝了一個「好」字，鋸齒刀一展，形如雁翅，斜抹削出；那柄長劍，劍鋒一橫，却使出劈斬的招數。他用刀使出劍法，用劍却使出刀法，饒是辛芷姑見聞廣博，也是初次碰見這種「刀劍互易」的路數。

刀重劍輕，武學高手若遇刀劍並使的敵人，心中必定先有個「分寸」，因對方兵器

的斬，不同而有不同的應付。那知這漢子「刀劍互易」，辛芷姑冷不及防，不但她的一招四式給敵人全都破解，而且她的青鋼劍也給對方的鋸齒刀壓住，險些脫手。

芷姑畢竟是個劍術高手，善於隨機應變，一覺不妙，立即劍走輕靈，一招「夜了探海」，擺脫了鋸齒刀，劍光一繞，反刺對手背後的「風府穴」。

那黑漢子似乎料到她有此一着，反手便是一劍。那知辛芷姑的劍勢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。黑漢子的反手劍格了個空，辛芷姑的劍招已是變為「天沾衰草」，這一招悄無聲的刺出，看來似是輕如柳絮，其實却是式中套式，招裏藏招，真力直貫劍尖，若是給她刺着，縱然練有金鐘罩、鐵布衫的功夫也要受到重傷。

黑漢子也委實了得，辛芷姑這一劍已是使得輕靈之極，仍然給他聽出風聲。倏然間只見他一個滑步迴身，鋸齒刀一拍，辛芷姑轉過劍鋒，沒有給他的鋸齒刀拍着，但却給他的長劍盪開了。

辛芷姑硬接了他的刀劍兩招，虎口隱隱發麻，知道對方的功力在她之上，不覺暗暗吃驚：「一回紇軍中居然還有這樣的高手，只怕當真要空空兒才能制服他了。」但辛芷姑與空空兒這對夫妻有一樣相同的脾氣，越是碰到強敵，便越是精神。她雖然暗暗吃驚，却也不懼。當下一退即上揮劍再攻。

那黑漢子哈哈笑道：「無情劍果然名不虛傳！但也還奈何不了我吧？」辛芷姑道：「打過方知！」話猶未了，一口氣閃電般的使出連環七劍。這次她已知道對方是「刀劍互易」的路數，應付起來，便不似初交手時的容易上當了。她這連環七劍，又快又準，變化又極迅捷，每一招都是避實擊虛。對方的功力雖比他高，却也忙於應付。不過這黑漢子的一刀一劍，不但內功沉雄，招數也是獨創一家。有時是刀劍互易，有時則又是刀劍的正宗招數。辛芷姑劍術奇詭絕倫的劍法，竟然也佔不了這黑漢子半點的便宜。

原來這黑漢子名叫巴大維，乃是關乾的第一高手。不過他不似泰洛的在四方走動，所以名氣反而沒有泰洛的大。泰洛情知不是辛芷姑的對手，是以有意用激將之法，挑撥巴大維去對付辛芷姑。他才好騰出身來去攔字文虹霓。這也是泰洛比巴大維狡猾之處，擒獲對方的女王，當然是更大的功勞。

泰洛越過了辛芷姑，哈哈笑道：「師姪已有真主，你還要僞號稱王麼？北芒山上已經擒你一次，這次你還是乖乖的跟我回去吧。」字文虹霓大怒道：「無恥番賊，北芒山上受你暗算，我正要報此仇！」一劍刺出，泰洛使出毒掌的功夫，腥風撲面，使出了空手入白刃的招數，便與字文虹霓廝鬥起來。

字文虹霓橫劍側出，劍鋒一顫，抖起了三朵劍花，左刺「白海穴」，右刺「乳突穴」

「中刺」喉嚨穴，劍勢飄忽不定，似左似右似中，令人捉摸不定。泰洛吃了一驚，心道：「想不到她做了女王，武功居然沒有荒廢。」連忙縮手變招。宇文虹霓運劍如風，「嗤」的一聲，饒是泰洛躲閃得快，衣襟亦已被刺穿一洞。

原來那日北芒山上，宇文虹霓是和司空猛先鬥了數十招，泰洛隨後到來，用毒掌令得她頭暈目眩，這才給回紇兵的絆馬索絆倒受擒的。當時宇文虹霓已是鬥得精疲力倦，不能運氣禦毒，是以泰洛一發毒掌，便即成功。其實泰洛與宇文虹霓還未算得是見過「真章」。

泰洛因為那日成功得易，未免有點兒輕敵，不料一點上來就險些吃了大虧。泰洛心中一凜，這才不敢不認真對付。宇文虹霓心急報仇，第三劍跟着刺出。連環三劍，一氣呵成，劍勢極為凌厲，但第三劍的力道却要稍弱一些。泰洛一個「迴身滑步」，一聲大喝，雙掌推出，盪得宇文虹霓的劍光四方流散，腥風撲面，宇文虹霓閉了呼吸，也不能不退後一步。心中亦是微微一凜。

他們兩人的武功各有擅長，本來應該是旗鼓相當的。但宇文虹霓因為連日奔波，泰洛則是以逸待勞，在氣力上先佔了便宜。十數招過後，宇文虹霓漸漸感到呼吸困難，劍招使出，頗有力不從心之感。

回紇的一個軍官率領百多名撓鉤手，一擁而上，便要來擒宇文虹霓，這些撓鉤手一手提着盾牌，一手揮舞撓鉤，是回紇軍中挑選出來的勁卒加以訓練而成的一個兵種，專門在戰場上使用來擒拿敵方將領的。

鐵凝使的是家傳寶劍，有斷金截鐵之能，揮舞寶劍，一連削斷了七八柄撓鉤。展伯承的內功經過空空兒的指點，這一年來進步神速，雖然未到一流境界，亦已有開碑裂石之能。他一衝入了敵陣，立即劍掌兼施，撓鉤手的盾牌給他一掌打着，盾牌或是反砸回去，或是脫手飛出。展伯承跟着便是一劍刺中對方的要害。如是者劍掌兼施，片刻之間，也殺了回紇的十多名撓鉤手。師陀的士兵有數十人趕來，擋住了敵人的攻勢。

展伯承道：「凝妹，你去助宇文姑姑」。鐵凝應了一個「是」字，回身一掠，劍光如練，疾刺泰洛後心。泰洛喝道：「你這黃毛丫頭也來送死。」反手一掌，心想鐵凝不過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，能有多大本事，即使打不着她，毒掌所發的毒氣腥風，料她也難以禁受。那知鐵凝的本領雖然不足與泰洛相比，輕功却是她的特長。

泰洛反手一掌打出，鐵凝一飄一閃，身法有如流水行雲，輕靈飄忽。泰洛的一掌打了個空，所颳起的毒氣腥風，也因為給鐵凝避開了正面，所受的影響不大。鐵凝立即劍走偏鋒，刺泰洛的「瘕氣穴」。泰洛衣袖一揮，把她的寶劍拂開，鐵凝又已轉過他的左

方，依然是拆攻的招數。鐵凝的劍法已得辛芷姑的衣鉢真傳，變化奇詭，每每出乎泰洛的意料之外，所欠的不過是功力不足而已。

泰洛若是單獨對付鐵凝，鐵凝很難應付出十招開外。但如今泰洛的主要敵人是宇文虹霓，只能用兩三分精神來對付鐵凝。這麼一來，却是大受鐵凝的騷擾。宇文虹霓喘過口氣，劍法恢復了水準，與鐵凝聯手，登時佔了上風。

但辛芷姑和巴大維惡戰，却是要稍稍吃虧。師陀的士兵人自爲戰，敵我兩方都是傷亡頗大，比較起來，回紇兵傷亡的更多。但因回紇兵五倍於師陀的義軍，即使傷亡較大，也還是佔了絕對的優勢，展伯承率領的那一隊義軍，也給回紇的騎兵衝得七零八落。幸喜撓鉤手已給展伯承他們殺得傷亡道盡，威脅不到宇文虹霓。而在混戰之中，回紇的騎兵也不敢放馬過來踐踏。一來是因爲主帥有令，必須生擒師陀的女王，二來也怕誤傷了己方的大將。

不過，整個形勢總是大大不利於師陀。混戰中回紇的幾名武士跳下馬背。一齊來攻宇文虹霓。這幾個武士本領都很不弱，展伯承與鐵凝聯劍抵擋，才勉強抵擋得住。但宇文虹霓却又必須獨戰泰洛了。

宇文虹霓氣力漸漸不加，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心中道：「今日之敗，都是我指揮不

當，誤了軍機之故。我身爲一國之主，決不能讓敵人再次擒我。」當下打定了主意，與泰洛拚個兩敗俱傷，倘若傷不到泰洛，緊急之時，便即回劍自戕，寧教身死，決不再次受辱。

宇文虹霓連使險招，泰洛初時倒是忙於應付。但泰洛也是個武學的大行家，旋即看出宇文虹霓的用意，哈哈笑道：「何必要拚個你死我活，拓拔元帥有令，對你還要大大的優待呢。」當下掌一變，雙掌盤旋飛舞，掌勢罩住了宇文虹霓的寶劍。宇文虹霓也看出了他的用意，只能和他對搶攻勢，不令他有可乘之機。

宇文虹霓畢竟是到了再衰三竭的時候，想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，既不能回劍自戕，便只有自斷經脈的一途了。

就在宇文虹霓心念方動，想要自盡之時，忽聽得一聲長嘯，有人叫道：「小冤子，我來了！」却原來是楚平原與段克邪來了。

辛芷姑本來是和巴大維交手的，正自感到吃力，看見段克邪來到，樂得讓他。笑「黑黑漢子想找你的師兄較量，你既然來了，就替你的師兄打發他吧。」

段克邪冷笑道：「什麼東西，胆敢口出狂言？你可知道我的師兄劍下不殺無名之輩！」段克邪不知道巴大維的厲害，巴大維也不把段克邪放在眼中，同樣冷笑說道：

「你就是空空兒的師弟嗎？可惜你年紀輕輕，欠了二十年功力，如何能夠替代你的師兄？」

段克邪怒道：「你敢看不起我？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青鋼劍揚空一閃，閃電般的便向巴大維刺去。這一劍來得凌厲之極，而且是腳踏中宮，平胸刺出。武學有云：「劍走白，刀走黑。」即是說劍勢採的多是偏鋒，如今段克邪剛一照面，第一招就從正面攻來，不依劍術的常理，顯然是對巴大維的一種蔑視。

巴大維是回紇國的第一高手，手段極為老辣，心裏想道：「你這小子猖狂，好，且叫你知道我的厲害。」身形紋絲不動，長劍橫在胸前，鋸齒刀蓄勢待發。段克邪劍鋒刺到，巴大維喝聲「撒手！」長劍一拍，鋸齒刀立即配合，斜劈出去。

巴大維的武術獨創一家，是以劍作刀，以刀作劍的。段克邪料不到他把沉重的鋸齒刀使出劍術的招數，而且是後發先至，冷不防幾乎着了道兒。

刀劍相交，只聽得「噹」的一聲，火花四濺。段克邪喝道：「不見得！」騰身躍起，疾如鷹隼，借着巴大維那鋸齒刀的一盪之力，平地拔高數丈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話猶未了，只見他又已是一招「鷹擊長空」，凌空刺下，逕刺巴大維背心的「風府穴」。

巴大維刀劍合使，鋸齒刀後發先至，未能把段克邪的青鋼劍打落，緊接着的長劍一

拍，也落了空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連忙斜竄三步，反劍一圈，鋸齒刀護着背心，這才解開了段克邪的刺穴招數。刀劍再度相交，巴大維踏前兩步，段克邪也不由自己的打了兩個盤旋。

原來殺克邪的輕功雖然不及師兄，但亦相差不遠，比他的師嫂辛芷姑已是高明得多。故而在碰到巴大維的「刀劍互易」的古怪招數之時，雖然是大出意外，猝不及防，但却能夠在那危機瞬息之間，憑藉着自己超妙的輕功脫險，而且立即反擊。應付得比他的師嫂更為適宜。不過，他的功力却是比巴大維稍遜一籌，是以巴大維只是踏前兩步，而段克邪則打了兩個盤旋。

巴大維低頭一看，只見他的鋸齒刀已缺了兩齒。

巴大維讚了一聲：「好劍！」言下之意，只是讚段克邪的寶劍，劍法則似乎還未能令他心折。段克邪冷笑道：「叫你知道袁公劍法的厲害！」一聲長嘯，使出一「俊鵲摩雲」的身法，平地拔起，在空中一個倒翻，頭下腳上，便向巴大維衝去。巴大維道：「你這小子要拚命呀！」鋸齒刀攔腰劈出，左手的青銅劍迅即一招「舉火燎天」，挑段克邪的小腹。

頓然間只見滿空劍光全都收斂，巴大維大吼一聲，接連退了三步。原來段克邪這一

招是以絕頂輕功配合了「袁公劍法」使出，在一招之內，同時刺巴大維的九處穴道。段克邪固然是未悉巴大維「刀劍互易」的奧妙，巴大維同樣也是初次遇上「袁公劍法」。巴大維不合求勝心切，採用了半攻半守的戰術，以刀護身，以劍攻敵。不料段克邪一招能刺九穴，他只用鋸齒刀護身，防禦的力量却嫌不足，幾乎着了段克邪的道兒。幸虧巴大維也是一位武學的大行家，一覺不妙，便立即回劍招架。這才不至於給段克邪刺着他的穴道。但饒是如此，他的衣裳，也已給段克邪的劍鋒劃破，差一點就要受傷。

段克邪不由得也讚了一聲道：「好個刀劍互易的招數！」巴大維面上一紅，說道：「袁公劍法果然名不虛傳！」經過了這一招雙方性命相搏的較量，彼此都是暗暗佩服，誰也不敢輕視誰了。但巴大維却要比段克邪多些吃驚，心裏想道：「這小子是空空兒的師弟，年紀不過二十多歲，便這麼了得。如此看來，我若是碰上了空空兒，只怕是敗多勝少了。」他却不知段克邪是童年習藝的，固然段克邪的本領是還未比得上他的師兄，但也相差不遠了。

當下雙方一退復上，再度交鋒。段克邪勝在輕功超卓，巴大維則勝在經驗老到，功力較深。雙方的劍法刀法都是武林絕學，而此時彼此也都摸到了一點對方的底細。巴大維刀劍合使，先採守勢，意欲在消耗了段克邪的氣力之後，再行反攻。

段克邪展開一劍刺九穴的袁公劍法，有如天風海雨，迫人而來；巴大維則刀劍兼施，沉着應付，有如長堤臥波，不爲搖動。一個攻得迅疾，一個守得沉穩。雙方都是順勢破勢，解招還招，當真是各擅勝場，功力悉敵。

兩人越戰越緊，鬥到酣處，段克邪展開絕妙絕倫的輕功身法，進如猿猴竄枝，退若龍蛇疾走，起如鷹隼飛天，落若猛虎撲地。瞬息之間，只見四面八方，全是段克邪的身形劍影！但巴大維沉着應付，雙足牢牢釘在地上，任是段克邪連番撲擊，也是不能令他移動分毫。

他們這一場激戰，回紇兵人數雖多，却是插不進手。甚至有好些人還看得呆了，幾乎忘記了是在戰場上激戰。

此時楚平原已經殺退了泰洛，與宇文虹霓會合，一同抗擊回紇騎兵的衝擊。他們雖然擊敗對方高手，但整個戰場的形勢則仍未改變。回紇兵以衆凌寡，仍然是在包圍着師陀的義軍。

宇文虹霓重會丈夫的歡喜掩蓋不了她對戰事的擔憂，眼看義軍雖然是殺傷了逾倍的敵人，但敵衆我寡，却是不堪耗損，宇文虹霓柳眉微蹙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帶來的人太少了。如今之計，只好拚了性命，掩護咱們的人突圍吧。」但天狼山形勢險峻，他們已

上到半山，在敵人包圍之中，要想突圍，安全撤退下山，談何容易？」

楚平原笑道：「小冤子，你不用擔憂。我這一百多人只是前頭部隊。你聽，咱們的援軍不是已經來到了嗎？」

話猶未了，只聽得金鼓齊鳴，密林深處，殺出了一枝隊伍，與此同時，山下也是旌旗招展，有一彪人馬正在殺上山來。

拓拔雄大吃一驚，心道：「想不到敵人還有埋伏，我反而中了敵人之計了。」心念未已，森林中殺出的那支隊伍先到戰場。爲首的是個白馬將軍，使一根爛銀槍，身先士卒，饒勇非常，有一小隊回紇騎兵上去截擊他，白馬將軍手起槍落，不過片刻，已把十幾名回紇騎兵挑下馬來。一衝開了缺口，千騎齊進，銳不可當。

宇文虹霓喜出望外，說道：「這人是誰？」楚平原道：「他就是中原新起的綠林豪傑，近年來幾乎與鐵摩勒並駕齊名的夏侯英。」

原來楚平原所邀請的中原豪傑，組成了一支義軍。這支義軍在雁門關時，恰好遇上了夏侯英的部隊。於是雙方會合，赴援師陀。

到了師陀，因爲他們是大隊人馬打起旗號赴援的，自有義軍的首領與他們聯絡，帶他們上北芒山。其時恰巧宇文虹霓已先走了半日，本里在下山的途中碰上他們。本里所

部的前頭部隊亦已出發了。

木里得了這支援軍，立即重定戰畧，請夏侯英、楚平原這支援軍，再兵分兩路，一路赴援天狼山，另一路由夏侯英的義弟獨孤宇率領，和木里配合，會攻師陀京都。

楚平原救妻心急，挑選了百餘名武藝高強的中原豪傑，快馬疾馳，先行起來。是以他們在和回紇兵廝殺了一個多時辰之後，夏侯英的大隊才到。

夏侯英身經百戰，也是深通兵法的人。他到了天狼山下，伏地聽聲，已知上面戰場的存在。於是他把隊伍又分為兩路，一路避開正面，從戰場側面的森林中殺出，另一路則從正面攻上去，故意多舉旗幟，大鳴金鼓，虛張聲勢，以搖動對方的軍心。

夏侯英兩路奇兵突然出奇，拓拔雄不知虛實，只道是中了敵人的埋伏，慌忙下令趁早突圍。放棄了對師陀義軍的攻擊，集結大軍，避開從山下攻來的這一路援軍，從另一條路衝下山去。

其實夏侯英的這支援軍也不過一萬多人，加上宇文虹霓的師陀義軍，也還不到敵人的半數。假如拓拔雄是洞悉虛實的話，這一場大戰誰勝誰負，只怕還是難以逆料。

巴大維與段克邪正在打得興會淋漓之際，但聽得退軍令下，却是不容他戀戰了。當下巴大維刀劍交擊，解開了段克邪迅如閃電般的三招殺手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段少